

“中体西用”与“东食西宿”：不同的世界的同一个梦想

潘静

先说“东食西宿”。

村里一个待嫁的姑娘面临两种选择：一是嫁给村东头年老体衰的土财主，二是嫁给村西头年轻英俊的穷后生。她的愿望则是“到东头那家吃饭，到西头那家住宿”。

再说“中体西用”。

近代中国紧闭的国门被打开以后，人们发现老大帝国竟然不堪一击。皇家颜面扫地，精英们遂发誓变革，开出的药方是“中体西用”，即在精神和体制上坚持中国传统不动摇，在物质和技术上引进西方那一套。这种“两张皮”的把戏，因为曾获皇帝首肯，就成为不可议论的天条，几代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人去揭穿它。

根据常识，人的行为由意识决定，用中国的传统观念只能产生中国的传统行为。比如企业里用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那一套，只能产生层级式管理，官大一级压死人，就只有宣布和执行、命令和服从、检阅和被查，不可能有平等协商，不可能有质疑批判，不可能有自主发挥和自由创造。即便在“用”的方面，对技术的引进也只有上司允许才可以，“自作主张”是绝对禁止的。这就决定了在物质和技术上中国不可能达到西方的水准，更不能超过他们，不论多少年都不可能。

假设中国的物质和技术赶上或超过西方（我是说“假设”）呢？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论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那个时候人的精神观念就会转到西方去，“中体”就面临消失。为了保住“中体”就只有一条路可走，那就是不允许经济赶上和超过西方，就连“接近”都不行。跟进的速度稍微快一点，就要人为地刹车以保持足够距离——他们认可的“安全距离”。只有物质和技术的落后，才能保持一种张力。“中体”是主要的需牢牢守住，“西用”是末节可以不予考虑，在“体”面前“用”不值一提。说得明白点，只要皇权能保住，哪管民间洪水滔天！人越穷就越膜拜皇帝，越危险就越依赖体制。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群“裱糊匠”，手段和目的就在这里，他们也确实成功了。

在中国的鸦片战争的同时，日本也遇到了外国入侵的“黑船叩关”事件，明治维新的策略是“体用一致”、全盘西化，30年后在甲午海战中他们就击败了中国。二战后，这个野兽一般的国家大力建设精神文明，竟然很快获得世界信任。全球不到200个国家，为它免签的多达193个，全体国民享受高水平的教育、医疗和养老服务，没有城乡差别。现在日本已被看作“西方国家”，尽管它在中国的东边。

“中体西用”认为可以把物质和意识割裂开来，想的、说的和做的可以不相干；“东食西宿”认为可以把精神和肉体割裂开来，吃谁和睡谁可以没有关系。底层逻辑相同，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心理学上的具身认知理论。

一个村姑的所思所想，并不影响其他人的生活，哪怕她真的做到了也与局外人无关，然而人们无情地奚落了她。一群精英的所思所想，事关人间生死，最后弄得饿殍遍野，人们却给予了膜拜。这也是他们想维护的“中体”之一：中国人骨子里有对皇权的崇拜和对平民的轻贱。在皇权面前人人争做奴才，越卑微就越显忠诚；对乡野草民人人张口怒目，越起劲就越显正确！

“中体西用”与“东食西宿”表达的是同一个梦想，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官方的后者是民间的，人们对二者的不同态度与它们的对错没有关系。皇权要占有一切也要摧毁一切，物质的精神的，能被他们享用的就占有，不能被享用的就摧毁；村姑也要占有一切，物质的精神的，但她不想（也无力）摧毁任何东西。“中体西用”比“东食西宿”更齜齜，危害也更大。